



毒魔惊魂

[美国]罗宾·科克 著 俞洪亮 张宅 肖英 译
译林出版社



毒魔惊魂

[美国]罗宾·科克 著 箭洪亮 张宅 肖英 译

TOXIN

译林出版社



RAG81/6

4585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魔惊魂 / (美) 科克 (Cook, R.) 著; 俞洪亮, 张宇, 肖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oxin

ISBN 7-80657-524-3

I. 毒... II. ①科... ②俞... ③张... ④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208 号

Copyright © 1998 by Robin Cook.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18号

书 名 毒魔惊魂
作 者 [美国]罗宾·科克
译 者 俞洪亮 张宇 肖英
责任编辑 常 鸣
原文出版 G. P. Putnam's Sons Publishers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字 数 272 千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24-3/I·391
定 价 (精装本)16.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作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通俗小说家，罗宾·科克以独树一帜的“医学惊险”(Medical Thriller)题材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坛的牢固地位。他于1940年4月出生在纽约，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后继续在哈佛大学医学中心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记载了大量的翔实资料，这为他日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小说大都以真实的医学实践为背景，内容涉及器官移植、基因工程等医学前沿话题，并赋以大胆而奇特的想像，巧妙地将人类情感与高科技探险融于一体，情节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罗宾·科克笔下的医学界总是与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变革息息相关，因为病人从中得到的往往不是福利，而是无尽的烦恼。他特别善于分析这些变革可能或正在给美国医疗体系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他在作品中通常展示出多个严肃认真、洞察力极强，并将患者生死作为自己神圣天职的医生形象。在告知读者必要的预防信息的同时，他的小说旨在突出社会生活中的潜在危险，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唤起医疗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感。在罗宾·科克看来，“医学惊险”题材为他“提供了一个使公众对他们并不熟知的医学领域感兴趣的机会，我相信，我的书其实担负了教育功能”。《洛杉矶时报》曾有感而发：“难道要让一名曾是医生的小说家罗宾·科克将我们都吓得惊魂不定吗？然而细细读来，他在科学与幻想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契合点，惊吓之余，却让人感到合情合理。”自1977年出版的《昏迷》一书让他声名鹊起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20年间先后创作了该题材小说二十余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多产作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爆发》(1987)、《突变》(1989)、《致命的阴谋》(1990)、《终点》(1993)、《传染》(1996)、《染色体六号》(1997)等,其中的多部曾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前列,并被搬上银幕或改编为电视剧,轰动一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99年推出的《带菌者》一书第一次涉及到高科技生物犯罪,而两年后将全美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巨大恐慌的炭疽热则神奇般地验证了小说中的内容。

《毒魔惊魂》(Toxin)是罗宾·科克1998年的一部力作。在沿袭了以往小说风格的基础上,其教育功能及社会意义尤为显著。小说的主人公基姆·瑞基斯是一位享誉全美的心脏外科医生。他所在的撒马利亚医院与大学医疗中心合并后,作为医学界权威的他地位一落千丈。此外,由于不满于医院里的种种拖沓作风,他与同事乃至上司的关系也日益恶化。事业上的屡屡受挫同时也带来了家庭生活的裂变。妻子特莱茜不堪忍受他暴戾恣睢与狂妄自大的性格,于是提出协议离婚,女儿贝姬由两人轮流抚养。贝姬聪慧过人,在花样滑冰界已开始崭露头角。然而这样的花季少女却被汉堡包中凶猛的E. coli病毒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为了将女儿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近乎丧失理智的基姆在英国农业部质检巡查员玛莎·鲍德温的帮助下,从洋葱圈餐馆一直打探到牛肉生产基地梅尔塞耳肉制品公司。然而两人的正义举动严重威胁到牛肉行业业主们的既得利益,从而遭到了他们的疯狂报复。为了掩盖其在生产过程中肮脏不堪的五行,他们残忍地杀害了暗中调查的玛莎·鲍德温。万般无奈之下,基姆决定乔装打扮,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一人混入黑金斯和汉考克屠宰场,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罪证。他希望新闻记者凯丽·安德森能够在掌握有效资料的基础上,将牛肉行业与美国农业部狼狈为奸的内幕公之于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德森的介入对于整个牛肉行业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一阵所谓的检查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食品污染与

病毒蔓延并没有真正引起公众、媒体乃至政府的足够重视。

在疯牛病日益肆虐与猖獗的今天,食品卫生已成为人类健康首要关注的焦点话题。这部长篇的问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旨在警醒人们对于关乎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系列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人的生命是最值得珍惜的,然而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它又显得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禁不起病痛的侵袭与折磨。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虽然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人类自身所固有的一些贪婪无耻与惟利是图的丑恶本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不加控制,人类将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辉煌的人类文明史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宾·科克是用通俗的语言揭示出了工业文明的致命伤。

小说从头至尾虽然笼罩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却始终渗透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关怀。基姆和特莱茜这对曾经积怨多年的离婚夫妻在女儿死后患难与共,一同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最终冰释前嫌,感情与日俱增。同样,玛莎·鲍德温与基姆素昧平生,但在她目睹了贝姬被病毒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情景之后,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与职业道德感促使她将自身的生死置之度外,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查明了E. coli病毒的真正来源。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她也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只有人类心中的“善”方能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在小说的结尾处,基姆和特莱茜虽然暂时离开了美国,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与食品污染所进行的不懈斗争。这样一种开放型的收尾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未来的那份憧憬与希冀。

小说文笔洗炼,细节描写形象生动,人物性格刻画栩栩如生。主人公基姆即是一个极富个性的角色。虽然他脾气暴躁,行为处事较为偏激,但作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也不乏胆量与智谋。无

私的父爱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最终克服了自身性格上的弱点,与前妻特莱茜破镜重圆。玛莎·鲍德温在小说中虽然不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也跃然纸上。相比之下,新闻记者凯丽·安德森当属正面角色,但显得有些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另外,小说采用日记体格式,进一步增强了现场感。情节设计一波三折,环环相扣,悬念迭出,尾声与开头巧妙呼应,更有意犹未尽之感,耐人寻味。与一般注重心理刻画的西方纯文学作品,特别是意识流小说相比,小说的语言、动作描写简洁明了,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是一部紧扣时代主题的英文佳作。

序 言

一月九日

灰蒙蒙的天空中，绵绵云团像一座拱桥连接着地平两极。天穹犹如一只灰色云团铸成的巨碗，罩在美国中西部上空。夏季，大地是一片玉米和大豆的海洋；而现在正值隆冬，放眼望去只能见到收获后留下的残株短茬和斑斑残雪，还有几棵孤零零的枯树。

灰色的云团向地面懒洋洋地洒着毛毛细雨——与其说是雨，还不如说是雾。可是到了两点，雨渐渐小了。一辆老掉牙的电瓶改造货车在布满坑坑洼洼车辙的土路上颠簸着，车上惟一能用的刮水器此时也派不上用场了。

“欧克莱老头说些什么了吗？”巴尔特·温斯娄问道。巴尔特是一个货车司机，他和坐在身边的搭档维里·布朗都有五十开外。在别人看来他俩像一对同胞兄弟。两人满脸皱纹，饱经风霜，一看便知在农场干了一辈子。他们穿着厚厚几层毛衣，外面加了一件肮脏破烂的劳动服，嘴里不约而同地嚼着口香糖。

“本藤·欧克莱没说什么，”维里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上的唾沫星回答道，“只说了一早醒来发现他的一头母牛病了。”

“病得重吗？”巴尔特问。

“我猜病得够戗。”维里说，“是拉肚子。”

巴尔特和维里惨淡经营多年，从普通的农场工人慢慢熬到了

今天。当地农场主称他们为4—D人^①，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四处收集农场上死了的、快死的、生病的和残废的动物，特别是母牛，然后将它们送往屠宰处理厂。虽说这份工作不那么让人垂涎，但倒也蛮适合他俩。

车子在一只生锈的邮箱处拐了个弯驶上一条泥泞的土路。路的两旁设有带倒刺的铁丝网。这条路往前一英里是一片小农场。巴尔特径直开到农场的谷仓，掉转车头，将车退到敞开的谷仓大门。巴尔特和维里下车时，本藤·欧克莱早已在门外等候。

“下午好。”本藤说。和巴尔特、维里一样，本藤说话简短明了。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儿的人都不愿讲话太多。本藤是瘦高个儿，牙齿不好。他和他的狗谢普一样与巴尔特和维里保持着一段距离。谢普在巴尔特和维里下车前一直吠叫不停。现在他退缩到主人的身后，抽着鼻子，似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在谷仓里，”本藤边说边做着手势，然后把客人领进了黑乎乎的谷仓。他在牛圈前止住了脚步，指了指横木围栏。

巴尔特和维里壮着胆子走近牛圈，往里面探了探。他们皱起鼻子，牛圈里散发着新鲜牛粪的恶臭。

牛圈里，一头看来病得不轻的母牛躺在自己的粪便上。她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盯着巴尔特和维里。她的一只瞳孔里布满了灰色的大理石斑纹。

“那只眼睛怎么了？”维里问。

“从小就这样。”本藤说，“大概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

“您说她是早上才病倒的？”巴尔特问。

“不错。”本藤说，“不过她已经近一个月不下奶了。我想把她从这儿撵走，免得其他奶牛也染上病。”

^① 称他们为4—D人是因为他们收集四种类型的病残动物，即死了的、濒临死亡的、生病的和残废的农场动物，在英文里都是以字母D开头。

“好吧，我们收下她。”巴尔特说。

“拖到处理厂还是二十五美元吗？”本藤问。

“是。”维里说。“不过，拖上卡车前我们能不能用水给她冲洗一下？”

“请便。”本藤说，“墙那边有水管。”

维里去取水管；巴尔特打开了牛圈门。他脚下特别留神，小心翼翼地走进牛圈，在牛屁股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母牛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

维里拿着水管回来，给牛浑身上下喷洗，直到看上去差不多干净了为止。接着他和巴尔特绕到牛的后面，哄她出栏。在本藤的帮助下，他们总算将病牛从谷仓里撵了出来，赶到了车上。维里关上卡车后门。

“收了几头？有四头了吧。”本藤问。

“是的。”维里说，“四头都是早上才死的。斯尔福顿农场流行着一种传染病。”

“是克罗米尼病。”本藤警惕地说。他啪地一声往巴尔特手掌里塞了几张皱巴巴的美钞，“赶紧从我这儿离开。”

巴尔特和维里分别绕到卡车的两边时都吐了一口唾沫。疲乏的发动机吐出一股黑色的浓烟，驱动着车子离开了农场。和往常一样，他们一言不发，直到车子上了乡间公路上的铺面路段。巴尔特加大油门，变速器挂到了四挡。

“你我是不是想着同一件事情？”巴尔特问道。

“我想是。”维里说，“那头牛冲洗后看上去一点不坏。见鬼，它看上去比我们上周卖到屠宰场的那一头还要好些。”

“它能站立，甚至还能走几步。”巴尔特说。

维里看了看手表。“现在正是时候。”

4—D人没有再说话。他们离开了乡间公路，拐进了一条小道。这条小路环绕着悬梁不高、几乎没有窗户的大型商业建筑。

一块布告栏大小的招牌上写着：黑金斯和汉考克屠宰场。建筑物的后面是一个空荡荡的牲畜围场，泥泞的地面被践踏得面目全非。

“你在这儿等着。”巴尔特说。他将车停在由牲畜栏通向厂房的通道附近。

巴尔特下车后顺着通道进去了。维里也下了车，倚在车的后门上。五分钟后，巴尔特出来了，身后跟着两个彪形大汉。他们身穿沾满血污的长白褂，头上戴着黄色的塑料头盔，脚上蹬着黄色的二层牛皮橡胶靴子。两人胸前挂着身份牌。壮实一点的一位身份牌上写着：杰德·斯特瑞特，监督员；另一位的身份牌上面则标明：赛尔瓦托尔·默蓝诺，质量控制员。杰德手里拿着登记板。

巴尔特对维里做了个手势，维里拉开门栓，打开车的后门。赛尔瓦托尔和亨利捂住鼻子，往车里瞥了一眼。病牛抬起了头。

杰德转过身来问巴尔特：“这畜生还能站起来吗？”

“当然能。甚至还能走几步呢。”

杰德看了看赛尔瓦托尔：“你的意见，赛尔？”

“中小企业巡视员在哪儿？”赛尔瓦托尔问。

“你以为他在哪儿呢？”杰德说，“在更衣室。只要他认为最后一头过关了，他总是去那儿。”

赛尔瓦托尔提起白大褂，摸出别在裤腰带上的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对讲机。他打开开关，贴近嘴边：“加里，送往梅尔塞耳肉制品公司的最后那辆有没有装满？”

“差不多了。”对方回答说，对讲机里发出嗤嗤的静电干扰声。

“那好，”赛尔瓦托尔对着无线电说，“我们马上再送一头过去，那就绰绰有余了。”

赛尔瓦托尔关上对讲机，看了看杰德：“我们动手吧。”

杰德点点头，然后转身对巴尔特说：“你的货还算可以，不过我说过，我们只能付五十美元。”

巴尔特点点头：“五十美元，行。”

巴尔特和维里爬上车的后面，赛尔瓦托尔沿着通道往回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对耳塞，将它们塞进耳朵里。走进屠宰室时他已不再为那头病牛烦神了，他关心的问题是回家前还有无数表格要填。

因为耳朵里塞着耳塞，赛尔瓦托尔穿过屠宰区时不受噪音的困扰。他走近流水线监督员马克·华生，捅了捅他。

“还有一头要走一下，”赛尔瓦托尔在乱哄哄的喧嚣中喊叫道，“但只做无骨牛排，没有骨头。明白吗？”

马克做了个OK的手势，示意他明白了。

赛尔瓦托尔穿过隔音门，进了大楼的办公区。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沾满血污的上衣和头盔挂了起来。他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回到他每天要填写的表格上。

赛尔瓦托尔竭力集中精神填写表格。也不知过了多久，杰德突然出现在门口。“出了一个小小的麻烦，”杰德说。

“怎么回事？”赛尔瓦托尔问。

“那头病牛的头从横杆上掉了下来。”

“巡视员看见了吗？”赛尔瓦托尔问。

“没有。”杰德说，“他们都在更衣室和中小企业巡视员聊天。”

“那把它放回去，用水冲洗一下。”

“那好。”杰德说，“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这事。”

“当然，”赛尔瓦托尔说，“为了掩盖我们做的蠢事，我甚至还要填写一份程序缺乏报告。那头牛的项目号和牛头号是多少？”

杰德低头查看他的登记板，“项目号36，牛头号57。”

“知道了，”赛尔瓦托尔说。

杰德离开赛尔瓦托尔的办公室，回到了屠宰车间。他轻轻敲敲约瑟的肩膀。约瑟是清扫工，他的工作就是将地上的污秽垃圾扫入格栅里。约瑟在这儿没有工作多久，因为工作的性质，留用清扫工一直是个问题。

约瑟说不了几句英语,杰德的西班牙语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不得不借助不熟练的手势和约瑟交流。杰德打着手势让约瑟帮一个叫曼纽尔的剥皮工将那只无皮牛头从地上托起,挂到移动悬杆的钩子上。

约瑟总算理解杰德的意图了。还好,约瑟和曼纽尔交流上没有困难,因为这个活儿只需要两个步骤和他们的力气。他们先得将一百多磅重的牛头弄到金属天桥上,然后爬上去,举高牛头,将它挂在移动钩上。

杰德向这两个气喘吁吁的工人翘起了拇指,结果在最后一刻牛头差一点从他们手里滑落下来。杰德接着用水枪对准在横杆上移动的无皮牛头喷射。就是对一贯残酷无情的杰德来说,那剥皮牛头上的白内障眼球也令他毛骨悚然,但在高压水枪的喷射下,牛头上许多污垢不见了,这一点让他感到满意。牛头从屠宰间墙上的孔隙进入牛头剔骨间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比较干净的。

第一章

一月十六日,星期五

斯特林广场购物中心富丽堂皇,每个购物区都是一流的装潢:天然大理石的铺面,锃亮的黄铜贴面,还有光亮优雅的木制器具。各购物区竞相攀比,提芬尼与卡帝耶竞争,奈门-玛克斯与撒克斯也双双不甘示弱。暗置式扬声器内传送出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在这样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俊男靓女们脚蹬谷契牌鞋、身穿阿玛倪上衣在购物中心闲逛,浏览商家圣诞节后打折的商品。

一般情况下,凯丽·安德森下午在购物中心花上半天时间是不在乎的。作为一名电视台的新闻记者,这里与她通常采访的区域大不相同。为了六点或十一点的新闻里有些象样的报道,她常被派到城郊那些崎岖不平的地方采访。可是在这个特别的星期五下午,购物中心没有给凯丽提供她所需要的新闻。

“这简直是开玩笑。”凯丽急躁地说。她张望着宽敞的大厅,寻找潜在的采访对象,但是仍无一点收获。

“我受够了。”布赖恩说。布赖恩·华盛顿是一个非裔美国人,瘦长个儿,显得悠哉悠哉。他是凯丽挑选的摄影师。在她看来,他是WENE电视台所能提供的最佳摄影师。凯丽使尽了各种伎俩,好话说尽,甚至采取了威胁的手段才让台里把布赖恩分配给她。

凯丽鼓起腮帮子,说:“我们不是受够了,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凯丽·安德森四十三岁,是一个从不多说一句废话的女人。她头脑聪明,进取心强,打进国家级新闻台的行列一直是她的愿望。

多数人认为，如果能找到使她一步跨进聚光灯下的新闻报道，那她是有机会的。她的形象看上去天生就是这块料；她五官特征明显，长着一双活泼的眼睛和与之协调的一头稠密的金色鬃发。为了塑造职业形象，她穿戴讲究时尚和品位，打扮也不落俗套。

凯丽将麦克风换到右手，以便看一下左手腕上的手表：“更糟的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得去接我的女儿，她的溜冰训练课结束了。”

“酷极了。”布赖恩说。他放下肩上的摄像机，拔掉电源：“我也得去日托所接我的女儿。”

凯丽弯下身子，将麦克风装进她那只大背包里，然后帮布赖恩拆开摄影装备。他们像一对经验丰富的美洲驮鼠，将所有的东西背在肩上，向购物中心的中央走去。

“显然，”凯丽说，“人们对撒马利亚医院和大学医疗中心的美医合并一无所知，除非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不得已去了医院。”

“这个话题不容易吸引观众。”布赖恩说，“不是刑事犯罪，不是桃色新闻，不是政治丑闻，也不涉及名人名流。”

“他们应该关心。”凯丽厌烦地说。

“嗨！应该的事情和现实能有多少相干。”布赖恩说，“这你知道。”

“但我知道不应该将这条新闻放在今晚十一点整点新闻上播发。”凯丽说，“我快急疯了。告诉我如何把这条报道改成桃色新闻。”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是摄影师了，是天才，”布赖恩笑着说。

凯丽和布赖恩走出斯特林广场购物中心灯光四射的回廊，来到了宽敞的中央大厅。这里有一个椭圆形的溜冰场，溜冰场的正上方有一个足足有三层楼高的天窗。

溜冰场上有十来个零零散散的孩子和几个成年人。他们都猫着身子在溜冰场上向各个方向滑行。这儿之所以如此喧闹混乱，

主要是由于最近溜冰中级训练班结束了，高级班不久就要开始。

看到女儿一身鲜艳的红色溜冰服，凯丽挥挥手叫着她的名字。卡罗琳·安德森对母亲也挥了挥手，可是悠然自在地滑了过去。卡罗琳太像她母亲了，聪明伶俐，爱运动，也很任性。

“快点，宝贝，”凯丽说，卡罗琳终于滑了过来，“我得接你回家，妈妈要赶一篇新闻报道，难度很大。”

卡罗琳跨出溜冰场，穿着花式溜冰鞋，踮着脚尖走到长凳边坐了下来：“我想去洋葱圈快餐店吃汉堡包。我肚子饿了。”

“那得看你父亲有没有空，亲爱的。”凯丽说，“快点，换鞋，换鞋！”

凯丽弯下腰，从卡罗琳的背包里拿出鞋子，放在女儿旁边。

“瞧，那个人滑得真棒。”布赖恩说。

凯丽直起身子，用手护着眼睛，遮住刺眼的光线：“在哪儿？”

“中间那个。”布赖恩用手指着说，“穿粉红色溜冰服的。”

凯丽顺着布赖恩手指的方向望去，马上看到了布赖恩说的是谁。是一个和卡罗琳差不多大的小姑娘，正在做热身练习。此时商场里的一些顾客被吸引过来观看她的表演。

“哇，”凯丽说，“她滑得真不错，几乎像个专业滑冰运动员。”

“不至于那么好吧，”卡罗琳一边咬着牙脱溜冰鞋，一边说道。

“我看不错，”凯丽说，“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贝姬·瑞基斯。”卡罗琳脱不下那只溜冰鞋，只好回过来解鞋带。“她是去年的州少年冠军。”

那姑娘似乎感觉到了众人在注视她，便在绕冰场一圈结束的时候一连做了两个前外一周半跳，顿时赢得许多顾客热烈的掌声。

“她真是了不起。”凯丽说。

“是啊，她已经接到参加今年全国花样溜冰赛的邀请。”卡罗琳不情愿地加了一句。

“好。”凯丽低声说道。她看了看布赖恩：“这里也许有文章可

做。”

布赖恩耸了耸肩：“也许用于六点新闻，十一点肯定不行。”

凯丽的视线再次落在那姑娘身上：“她姓瑞基斯，是吗？”

“是的。”卡罗琳说。此时她的两只溜冰鞋已经全脱掉了，正在背包里找鞋子。

“她会不会是基姆·瑞基斯医生的女儿呢？”凯丽问。

“我知道她父亲是一名医生。”卡罗琳说。

“你怎么知道的？”凯丽问。

“她和我同校同学。”卡罗琳说，“比我高一级。”

“太巧了！”凯丽低声说道，“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从你那兴奋的眼神我就看出来，”布赖恩说，“活像一只蓄势待发、准备扑向老鼠的猫。您在策划着什么？”

“我找不着我的鞋了。”卡罗琳抱怨道。

“我刚才突然来了灵感。”凯丽说。她从长椅上捡起卡罗琳的鞋子，放在女儿的腿上：“基姆·瑞基斯医生是我们这则有合并报道的最佳人选。合并前他是撒马利亚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后来成了一名普通医生。我敢打赌，他一定满腹牢骚。”

“毫无疑问。”布赖恩说，“可他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吗？在你的那篇《可怜的小富翁》报道中，他的表现可不太好。”

“哦，那是水漫大堤，是挡不住的。”凯丽挥了挥手，表示不同意。

“那也许是你的感觉。”布赖恩说，“可我怀疑他会不会也这么想。”

“这是他自找的。”凯丽说，“我相信他已经明白过来了。就算取走我的性命，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心脏外科医生，竟然意识不到在他们挣着六位数薪水的时候，对医疗付还率的抱怨与公众的看法是这么不和谐。你会认为他们更能体会世态炎凉。”

“不管值不值得，我想像不出他能不抱怨。”布赖恩说，“我怀疑